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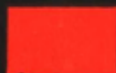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
郑州年会论文集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
紫禁城出版社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李毅华
方振宇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1985年郑州年会论文集

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紫禁城出版社

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一九八五年郑州年会论文集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16 印张: 12 字数: 277.5千字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7-037-7 定价: 1.60元

目 录

前 言	安金槐 (1)
1. 有关钧窑诸问题	冯先 铭 (2)
2. 钧窑与汝窑	叶 喆 民 (8)
3. 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期	李辉柄 (13)
4. 钧瓷的艺术成就	李知宴 (21)
5. 石湾窑仿钧窑的成就与特色	张维持 李抱荣 (26)
6. 谈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钧” 瓷器	王莉英 (32)
7. 钧瓷的发展与窑变工艺	许天申 (40)
8. “钧台”与“钧窑”	曹子元 (43)
9. 略谈钧瓷的创始、发展及艺术特色	张天正 (47)
10. 钧瓷的还原火与还原釉	晋佩章 (50)
11. 试谈钧窑和铜红釉	周世荣 (55)
12. 浅谈景德镇窑仿钧	罗学正 (58)
13. 钧瓷彩釉的渊源试探	李京华 (62)
14. 广东省博物馆藏河南几个窑口的唐、宋陶瓷	宋良璧 (65)
15. 谈“钧窑以紫胜”——纪念《饮流斋说瓷》一书面世七十年	郭隆钰 (69)
16. 钧窑的烧造年代与款识	赵自强 (72)
17. 钧窑的兴起与钧窑艺术	耿青岩 (75)
18. 衢州市元代乳浊釉瓷窑址的发现	张 翔 (77)
19. 再谈婺州窑系中的乳浊釉瓷	贡 昌 (79)
20. 浅谈江山乳浊釉与钧瓷的关系	毛兆廷 (82)
21. 我所见到的钧窑文献史料	孙 彦 (85)
22. 汝窑的烧造历史及装饰艺术	赵青云 (93)
23. 汝窑析议	汪庆正 (99)

24. 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嵇振西(102)
25. 谈谈汝瓷的一些问题.....黄士斌(107)
26. 汝窑釉色浅谈.....张久益(110)
27. 对于汝瓷的探讨.....张天庆(111)
28. 对汝瓷天蓝釉试制一些体会.....朱文立(113)
29. 对于汝窑天蓝釉的初步探讨.....孟玉松(114)
30. 宋代严和店汝窑遗址碗盘造型及图案试析.....王彦君(117)
31. 对河南宝丰清凉寺瓷窑的调查与认识.....邓城宝(119)
32. 古荆州口岸的临汝青瓷.....田海峰(121)

33. 巩县黄冶窑唐三彩的形成与发展.....刘建洲(126)
34. 唐三彩装饰艺术浅谈.....罗雨林(128)
35. 密县宋三彩琉璃塔匣的工艺特征.....杨爱玲(131)
36. 陶瓷的低温釉彩.....胡悦谦(133)

37. 浙江瓷业的新发现与探索.....朱伯谦(138)
38. 江西吉州窑彩绘艺术.....陈定荣(144)
39. 浅谈鹤壁集窑古瓷的图案装饰.....王文强(148)
40. 浙江黄岩窑青瓷探索.....金祖明(152)
41. 武昌江夏青瓷窑址的调查与研究.....杨锦新(157)
42. 漫谈我国古代陶瓷雕塑技艺.....毛超群
刘 瑛(159)
马高骧
43. “舞乐伎俑”塑瓶试探.....吴水存
汪建策(165)
44. 宋代重庆涂山窑装饰艺术研究.....陈丽琼(167)
45. 定窑瓷器分期初探.....妙济浩(171)
46. 浅谈广昌明代青花瓷窑的特点与兴衰.....姚澄清
易宗发(177)
孙敬民
47. 广州陶瓷对外贸易初探.....陈 江(179)

前 言

唐宋时期是我国陶瓷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时期。当时河南地区的陶瓷业也有很大发展，并成为全国盛产陶瓷的重要地区之一。河南唐宋陶瓷发展的主要标志，不仅是表现在烧制陶瓷器的分布区域较前扩大和窑口增多，而且是在从商代到隋代长期烧制青瓷的基础上，随着全国各地制瓷工艺技术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又烧制出了白瓷、黑瓷与彩瓷。闻名于国内外的钧瓷、汝瓷与唐三彩，都是在这一时期始兴而发展起来的，并成为我国古代陶瓷发展中的艺术瑰宝，从而也引起了国内外陶瓷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对河南境内的古代陶瓷窑址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并作了部分试掘与发掘。据初步统计，在河南境内的巩县、密县、荥阳、登封、禹县、郑县、临汝、宝丰、鲁山、内乡、宜阳、新安、新郑、许昌、安阳、鹤壁、汤阴、林县、淇县、辉县、博爱、修武、焦作、光山等二十余个县市内，共调查了唐宋瓷窑址与三彩窑址近300处，其中经过试掘与发掘的有20余处。特别是通过部分钧窑、汝窑与唐三彩窑址的深入调查与发掘，为研究这些窑址与产品提供了新的资料。

钧窑是北宋的五大名窑之一，它以五彩缤纷的釉色窑变而著称，其中尤以玫瑰紫、海棠红、茄皮紫、鸡血红和鹦哥绿等釉色更为名贵。北宋时曾设有“钧官窑”，烧制专供宫廷使用的瓷器。但由于过去有关钧窑的文献记载较少，而且见诸于记载的资料又比较晚，所以对于钧瓷的兴起、窑变的来源、窑址的分布、烧造工艺和“钧官窑”所在地等问题，长期未能解决。通过对钧窑址的调查与发掘，初步获知：钧窑的分布区域，主要是在今禹县境内，并扩大邻近的郑县、临汝和登封等地。经过正式发掘的北宋“钧官窑”址，就位于今禹县城内东北部的所谓“古钧台”附近。在禹县境内已发现的百余处大小古代瓷窑址中，以宋代的产品为主，但也有一些唐代产品。有人认为北宋五彩缤纷的窑变，可能就是来源于唐代瓷器中出现的花釉彩斑，所以有把唐代的花釉彩斑称为“唐钧”。这些有关钧窑的新发现，无疑对于进一步研究钧瓷的发生、发展和烧造工艺，以及时代等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汝窑也是北宋的五大名窑之一，它是以盛产青釉瓷而著称，其中尤以天青釉色与粉青釉色最为名贵。由于汝瓷的胎骨坚硬细腻、釉色润泽、有似碧玉之精美，所以北宋时也曾设立有专门烧制供宫廷使用的“汝官窑”。关于“汝官窑”的地点，过去有说在今临汝县境内，也有说在当时汝州所辖的宝丰县或鲁山县境内。在该区域内已发现宋代大小汝窑址数十处之多。其中有些汝窑址的青瓷片，胎质之细腻，釉色之晶莹和造型之秀丽，近似所谓汝瓷“官窑”产品之精美。说明“汝官窑”应是在汝瓷民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而对于汝窑址的初步调查、对于研究汝瓷的发生、发展和烧造工艺、以及进一步探索“汝官窑”遗址的所在地，无疑也都是十分重要的。

唐三彩是唐代创制的著名花彩低温釉，它主要是用于唐代墓内随葬的马、骆驼、人俑、镇墓兽和一些生活用品与玩具的装饰上，其釉色有黄、蓝、绿、白、黑等种。由于彩色鲜艳、调染适当，经过入窑烧制与窑变，形成了光彩夺目、五彩缤纷的色调。加之塑制的各种人物与禽兽的姿态生动和釉色匀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河南洛阳及其附近各县的唐墓

中，曾出土了大量形象生动逼真、釉色鲜艳的唐三彩。但由于过去没有找到烧制唐三彩的窑址，给研究唐三彩带来一定困难。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考古调查，在洛阳之东的巩县大小黄冶一带，发现了许多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址，并作了部分发掘。除发掘出一些窑炉外，还出土了大量唐三彩残片和素烧胎骨以及制作唐三彩的印模等。这不仅找到了唐三彩窑址的烧制地点，而且对于研究唐三彩的烧造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另外对于鹤壁窑、宜阳窑、密县窑、内乡的邓窑等，在调查的基础上，为配合基本建设也作了部分发掘与试掘，取得了许多重要资料。

鉴于河南境内许多古代陶瓷窑址的重要发现与研究，特别是对于钧瓷、汝瓷与唐三彩诸窑址的新发现、曾引起了研究古代陶瓷的专家、学者与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关注，并纷纷发表有关论文和希望实地察看窑址现场。为此，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的第四届年会，于1985年十一月在郑州召开，并到禹县、临汝、巩县等地的窑址进行了参观考察。与会代表共提供有关研究钧瓷、汝瓷与唐三彩为主的论文七十多篇，并在会议上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进一步调查、发掘与研究钧瓷、汝瓷与唐三彩诸窑址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为此，我们在各代表提供论文中选出47篇编印成册，以供陶瓷研究者参考。

安金槐

一九八七年三月

有关钧窑诸问题

冯 先 铭

钧窑一向被视为宋代名窑之一，但宋元文献中未见只文记载。最早著录钧州出产瓷器的为明李贤《大明一统志》^①。在开封府土产条明确提到禹县出瓷器。嘉靖本《钧州志》进而著录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之下^②。到了万历年间始见到有关钧窑的具体描述。一九五〇年故宫博物院首次调查了河南省禹县神垕镇钧窑窑址，一九六四年故宫博物院再次对神垕窑窑址作了复查。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县钧台窑址进行了发掘，并获得了大量窑具、瓷器及一千余件标本。邻近禹县的郏县、鲁山和内乡等县先后发现了几处唐宋瓷窑遗址。通过上述调查与发掘，特别是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标本，从而为研究与探讨有关钧窑诸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即依据各窑出土的实物标本，并结合文献及传世瓷器，对钧窑的原始、窑系及仿钧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索，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钧窑的源始

钧窑创始于什么时期，过去曾作过一些推测。五十年代有人认为，既然窑名以钧命名，钧窑必创始于钧州建立之后，亦即创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③。六十年代，笔者与叶喆民同志调查了禹县和临汝两窑之后，发现采集的标本有些与故宫博物院宋代藏品具有很多共同点，认为钧窑始于北宋，而不始于金^④。七十年代发掘钧台窑址出土的一千余件标本

中，有花盆、尊、洗等器。器物底部刻一至十数目字，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钧窑同类器皿完全一致。窑址中出土有用瓷土制作的“宣和元宝”方形钱范^⑤。“宣和元宝”钱范的出土解决了窑址的下限，大量花盆、尊、洗等器物是专供徽宗艮岳（万岁山）中种植江南奇花异草的特殊需要而烧制的。端正的器形、多变的棱角以及艳丽的釉色等等，反映了钧窑的制瓷工艺达到了成熟期。正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为官府选中烧造宫廷御用瓷器。北宋徽宗时期是钧窑的成熟时期，它必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遗憾的是从钧台窑址出土的标本还看不出这个发展过程的脉络。

河南省五十年代发掘的唐墓中出土有窑变花釉壶、罐等器物，陕县刘家渠出土窑变花釉胡瓶及注子各一件，同地大中四年（850年）墓也出土窑变花釉注子残器二件^⑥，泌阳县板桥水库唐墓出土一件月白釉褐斑双系罐^⑦。五件窑变花釉瓷器窑变釉特征、釉色、斑点装饰以及酱褐色胎等等，与宋代钧窑有相似之处，表明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与五件出土物相类似的传世品很多，是早年出土的，有些已流散到国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博物馆也收藏有三四十件。就釉色说，有黑、褐黄、茶叶末与月白之分，有的为窑变花釉，有的饰以斑点。就器形说，有注子、罐、瓶、盘和拍鼓。注子有大小多种形式，罐有无系、两系和四系三种，瓶有葫芦式和花口者，盘有三足者，但口径均较小，拍鼓仅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两头广而中腰细，鼓身凸起弦纹七道。此类器物因绝大多数出土于河南省，特征又与宋钧窑有相似之点，因之有人呼之为“唐钧”。六十年代以后，故宫博物院调查河南郟县黄道窑时，发现了唐代窑变花釉标本，嗣后在调查窑址时又陆续在禹县下白峪、郟县黄道、内乡大窑店、鲁山段店^⑧及禹县赵家窑等地发现了四处唐代窑址，均发现了窑变花釉和饰以斑点的标本。鲁山段店、禹县下白峪两处均采集到与故宫博物院所藏黑釉斑点拍鼓相同的拍鼓残片。五处唐代窑址发现后，初步判明了钧窑创于唐^⑨，并看到窑变花釉与斑点装饰对宋钧窑的影响。

北方地区钧窑系的形成与分布

宋代北方地区制瓷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山东等省出现了很多瓷窑，它们当中有的富有良好的制瓷原料，有的则有高超的制瓷技艺，不墨守陈规而勇于创新，它们逐渐形成各自的风格而著名于当时。定窑工匠从定州丝织品纹饰布局方法得到启迪，局部的移植或稍加改进，成功的烧制出了印花白瓷，还有隽秀的刻花与线条纤细的划花白瓷，形成了定窑白瓷的风格。耀州窑工匠以其娴熟的刀刻技巧刻出人物、花卉、鱼和禽类等纹饰，线条犀利，刚劲有力，为宋代同类装饰之冠，印花题材也极其丰富，对宋代青瓷窑有很大影响。磁州窑工匠则善于把宋代北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予以概括，用纯熟简练的笔法在瓷面上绘画，把绘画艺术与制瓷工艺融为一体，瓷面色调黑白分明，线条流利洒脱，喜闻乐见的题材和艺术感染力强是它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钧窑工匠创造性地使用氧化铜，第一次烧出了紫红色釉，突破了两千多年来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传统方法。这是中国制瓷工艺史上的一个创举，为以后铜红釉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

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窑不仅以它们各自的风格独步一时，而且对邻近地区瓷窑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北方地区发现的宋元两代瓷窑，几乎无例外地都仿烧四个名窑的产品，有的窑仿烧两个窑，有的仿烧三个窑，却很少发现只仿烧一个名窑的瓷窑。由于这个原因，不少瓷窑都仿烧名窑品种，因而在很多瓷窑里可以见到具有某一个名窑特征的瓷器，它们之

间形成了一个瓷窑体系。很明显，北方形成了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和钧窑四个窑系，这是宋代瓷器生产的一个主要特征。

发现烧钧瓷的瓷窑已有四省十二县。河南省除禹县外，有临汝、郟县、新安、鹤壁、安阳、林县、浚县、淇县；河北省磁县；山西省浑源县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上述瓷窑以河南禹县为中心形成了钧窑系，以禹县城关附近的钧台窑（也称八卦洞窑）最具代表性。钧台盛于北宋后期，遗址面积较小，发掘出土的全部钧窑器物都是宫廷陈设用品，是一处纯属官家经营的瓷窑。比较密集的是在神垕镇一带。方志载：“禹州瓷器出神垕山，山在州西六十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考古工作者寻找钧窑遗址都以神垕镇为主要目标，在镇的附近，发现窑址十余处，距镇较近的刘家门窑址标本较精，但窑址于建国前经过数次破坏。一九六四年调查时钻探至二米深度，所获标本有单柄出沿圆洗、莲瓣式印花盘、折沿洗、卷沿小碟等器物残片，质量较其余几处较好。临汝共发现窑址十一处，八处烧钧瓷。东沟标本的形质与禹县钧窑相似，蜈蚣山标本中以淡淡的月白釉衬托艳丽紫色斑最富特色^⑩。郟县地距禹县较近，受到一定影响，郟县黄道唐代窑址发现了与禹县下白峪类似的窑变花釉及带斑点的壶罐标本，从石湾河元钧窑址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它们的这种关系^⑪。安阳北善应及西善应两镇于五十年代初期都发现了钧窑系窑址。所烧器物为各式碗盘，釉色以月白、天蓝较多^⑫。鹤壁窑在鹤壁集镇西北，一九五四年发现，共分三区，均出土元代钧窑标本，以拐子坡遗留标本最多，是一处元代专烧钧瓷的窑址^⑬。一九六三年发掘西区窑址时，第一层堆积物出土有青蓝釉及带紫红斑的钧瓷盘碗^⑭。新安为河南省发现窑址最多的县之一，一九五〇年首次发现窑址。一九七三年复查时仅在北冶、石寺两个公社即发现窑址十一处，每处均发现钧瓷标本。窑址绝大多数属元代，发现钧瓷标本除碗、盘为主外，尚有瓶、罐、炉、钵等器。十一处窑址中滩子沟及北冶两窑产品较好，以窑变玫瑰紫釉者最佳^⑮。此外，宝丰县、鲁山县、林县、淇县、浚县也发现了钧窑系窑址。

河北省属于钧窑系的瓷窑，仅一九五七年发现磁县青碗窑一处，青碗窑位于磁县彭城镇西十二公里，彭城镇为宋金元三代磁州窑主要产地之一。青碗窑不烧磁州窑白地黑花品种，是一处专烧钧瓷的元代瓷窑^⑯，这显然和豫北地区林县、安阳、鹤壁窑一样，是受禹县钧窑的影响，为适应钧瓷消费者的需要而出现的，青碗窑遗址范围较小，遗留标本为各式碗、盘、碟等小件器物。

山西省发现烧钧瓷的窑址亦仅浑源青磁窑一处。浑源县位于雁北地区，地距河南禹县较远，青磁窑发现的钧瓷标本以碗为主，施釉较厚，以天蓝釉居多，外部露胎处呈黑酱色，这与河南、河北两省钧窑系瓷窑露胎部分色调不同，应属于浑源青磁窑特色^⑰。大同冯道真墓出土的钧瓷碗露胎部分也呈现黑酱色，应是浑源县青瓷窑的产品，就地理条件说，浑源距大同只六十公里，青瓷窑钧瓷产品贩运到大同是比较便利的。

属于钧窑系的瓷窑已如上述。三十年来南北各地墓葬遗址或窖藏出土的金元时期钧窑瓷器，也为数不少。通过出土物可以部分地反映钧窑瓷器的流通情况。仅据已经发表的资料统计，出土钧瓷的有八个省一个自治区的二十五个县市，出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有陕西省西安、略阳；河南省洛阳、禹县、方城、长葛；山西省侯马、大同；河北省磁县、邢台、赵县、保定、定兴、良乡、昌平；北京和山东省济南；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集宁；辽宁省的建昌、喀左、鞍山、辽阳；江南地区出土钧瓷很少，仅江西省高安窖藏出土了三件碗。根据以上统计，大致可以得知钧窑系的形成比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为晚。商品瓷的

流通范围以北方地区为主，出土瓷器数量也不及景德镇青白瓷及定窑多。

江南地区仿钧蔚然成风

正当北方钧窑系瓷窑逐渐趋于衰落的同时，江南地区摹仿钧窑的瓷窑开始出现。及至明清两代，仿钧之风日趋兴盛。从已发现的窑址、大量的传世瓷器以及文献记载中，大体可以看出江南地区摹仿钧窑的有浙江金华、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及广东的石湾等窑。但以浙江金华为最早，其余三窑虽比浙江稍晚，但仿钧的时间则较长，在摹仿中创烧了新的釉色品种，至今仍被人们所喜爱，并作为优良传统予以继承与发扬。

一、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

江南地区最早出现仿钧窑的是金华铁店窑，此窑不见于文献记载。铁店窑在金华市西南二十公里，窑址是几年前垦荒种植桔树林时发现的，金华地区文物工作队闻讯后赶去作了初步调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笔者趁去浙江出差之机，与地区文物工作队一起又做了一次调查，采集了一百余件标本，对铁店窑有了初步了解。金华地区为唐代婺州窑发源地，在文物普查时发现早在汉代已出产青瓷，六朝到隋代的瓷窑遗址也都有发现。窑址最多的为宋代。这表明宋代是婺州窑的鼎盛时期。铁店窑以仿钧为主，所烧器物为天蓝或月白色乳浊釉，釉厚处多有窑变。器物有碗、高足杯、炉、瓶、灯盏及花盆。

碗以大者居多，在窑址标本中所占比例最大。外部施釉均不到底，有的在碗心印一阳文“福”字或一朵团花。小者较少，其中一种碗口的稍下部位做凹入形式，特征与元龙泉窑大体相同，高足杯的残片遗留也较多，形式也与龙泉窑雷同。炉有几种形式，大体分为两种：一种为平底，一种与元龙泉窑鬲式炉大同小异。花盆也有大小，但口沿一周饰以花边，腹部所带凸起线纹或花边装饰则大体相仿。窑址还有一种仿宋钧窑的鼓钉三足洗，口外饰鼓钉一周，平底承以三个兽形足，这种洗也有大小之分。铁店窑元代仿钧器皿在国内元代墓葬中尚未发现。但一九七六年在南朝鲜木浦市新安海底沉船打捞的瓷器中有铁店窑钧釉花盆及鼓钉三足洗，多达八十二件，这不仅解决了沉船瓷器的具体产地问题，而且由此得知铁店窑元代曾销往海外，也为研究中国瓷器外传问题增添了新的资料。

二、江苏宜兴窑仿钧

宜兴窑烧瓷有悠久历史，据十年来的调查，发现汉代原始瓷及六朝到唐的青瓷窑址十多处。规模较小，不及浙江，质量相比也有逊色。但至明清两代，宜兴窑终于名传海外。宜兴盛产适宜制壶的优质原料，而且有多种颜色，这是宜兴窑紫砂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宜兴紫砂赖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拥有数量较多的名工巧匠，不少都见于著录。十六世纪后半叶至十七世纪前半期是宜兴窑的黄金时代，紫砂壶几乎独霸了江南广大地区的陶瓷市场，同时兴起了一种带釉的器物，这种带釉器物主要以摹仿宋代的官、哥、钧等名窑釉色，其中以摹仿钧窑的较多，并博得社会的赞赏，获有“宜钧”之称。

文献提及宜兴仿钧以明王穉登《荆溪疏》为最早。王穉登万历十一年游荆溪，《荆溪疏》记录了旅游所见，书中说：“宜兴古阳羨也，一名荆溪……蜀山黄黑二土皆可陶，陶皆穴火，负山而居，累累如兔窟。以黄土为坯，黑土傅之，作沽瓠、药炉、釜、鬲、盘、盂、敦、甌之属，鬻于四方，利最博，近复出一种似钧州者，获直稍高……陶者甬东人，非土著也”^⑧。清初谷应泰《博物要览》在钧窑条后说：“近来新烧此窑，皆宜兴砂土为骨，釉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耳”^⑨。清嘉庆蓝浦《景德镇陶录》欧窑条说：“明代烧造为江

南常州府宜兴人以其姓欧皆呼为欧窑”^②。降及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更具体地指出：“欧窑乃明代宜兴人欧之明所制，形式大半仿钧，故曰宜钧”。从这段记载中可约略看出宜兴仿钧的梗概。原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档案之中也留下了有关宜兴窑的若干记载，它们分别散见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记事录和活计档里，从档案可以看出雍正皇帝非常喜爱宜兴紫砂壶，例如：“雍正四年八月二十日海望从圆明园持出宜兴壶大小六把，并奉旨照此款式打造银壶几把，珐琅壶几把，其柿形壶的把子做圆些，嘴子放长”。从这里可以看出宜兴窑紫砂壶对清宫金属工艺品的影响，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档案里提到“太监沧州交宜兴壶四把，传旨此壶的款式略蠢些，收小些做好”。档案中有的述及欧窑，有的谈到宜钧，如雍正四年三月十一日圆明园送来器物中就有宜兴挂釉瓶二件和欧窑方花瓶。类似的记载在档案里还有不少。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清宫旧藏宜兴仿钧器皿数十件，其中大部分为宫廷陈设品，有的与档案记载相吻合，这就为判断宜钧的相对流行时间找到了依据。

三、广东石湾窑仿钧

广窑在今佛山市石湾镇，关于广窑，历来有宋时创建于阳江，明代迁于石湾之说。此说始于清末民初，似来之于厂肆。阳江、佛山石湾两地都经过了多次调查，并发现了窑址，出土标本的年代，阳江属于宋^③，佛山属于唐宋^④，经过实地考察，初步了解到两窑的烧瓷年限，阳江先于佛山石湾的成见也由此得到澄清。

石湾窑唐宋时烧青瓷和黑瓷，明后期开始出现仿钧作品，清代仿钧成风，因有广钧之称，文献论及广窑的，以晚清民国时居多，描述均较具体。最早记载见于明正德时的《霍渭崖家训》，书中涉及石湾窑者凡三见。家训中谈祭祀，只三爵用银，其余酒瓶、茶瓶、酒盏、茶盏、碗、碟等俱用石湾瓦器；家训还谈到，平时或宴请时的膳食用具也用石湾瓦器，不许用饶州磁器。家训反映了霍氏的俭朴，同时也反映了广窑不仅质量粗陋，价值也比饶瓷低廉得多。清雍乾时期《南窑笔记》一书于钧窑的后面提到了三个仿钧的瓷窑，其中之一即广窑，并说：“广窑有一种青白相间麻点纹者，皆瓶、钵之类，胎骨轻脆，不堪赏鉴”。《南窑笔记》作者对清前期广窑仿钧器物特征作了比较概括的描述与评价，书中所指的广窑，即佛山石湾窑。从记载中大体可知石湾窑仿钧的时间。关于几处窑窑仿钧时间的先后问题，似乎石湾窑在宜兴、景德镇两窑大事仿钧之后，两窑盛行仿钧是在清康熙雍正年间，而石湾窑仿钧似受到两窑的影响，时间大体在清乾隆时期。《南窑笔记》提到仿钧的还有宁青窑，就它“颜色薄暗，五色杂沓”，宁青窑见诸文献者仅此数语，窑址在哪里，迄今尚无线索可寻。

四、景德镇窑仿钧

景德镇为宋代江南地区著名瓷器产地之一，宋代以盛产色质如玉的青白瓷而驰名，对江南地区瓷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元两代摹仿景德镇青白瓷的瓷窑大量涌现，已经发现窑址的有：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八省近三十个县市，形成了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

元代景德镇制瓷工匠以氧化钴、氧化铜为呈色剂，烧出了青花、蓝釉、釉里红、红釉等新品种，使景德镇瓷器生产面貌为之一新。青花瓷器问世以后，不仅丰富了瓷器装饰题材，对明清两代也有极大影响，并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始终盛烧不衰。元代后期，景德镇一度仿烧宋定窑印花大盆，开启了摹仿宋代名窑瓷器的先声。

明代景德镇上升为全国瓷器烧造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广大地区，而且大量行销海外，明清两代御窑厂的建立，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到十八世纪前叶，景德镇瓷器生产达到

了历史的高峰,所烧瓷器不论造型或纹饰都具有不同时期的时代风格。明代前期摹仿宋代名窑瓷器又一度兴起,这类仿品有永乐时期仿龙泉和景德镇青白瓷,宣德时期仿汝,成化时期仿哥、仿钧等等。仿宋代名窑瓷器之风莫过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故宫博物院藏品中这类官窑瓷器数量相当多,其中不少是根据皇帝个人喜爱授意而制作的。清宫旧藏档案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助于对这类问题的了解。

景德镇仿钧窑瓷器最早始于明成化时期,传世品中有紫红釉碗盘,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碗均浅式,口外撇,里外施釉,均呈紫红色,底部无釉,修坯留有旋纹,圈足削平。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钧窑图册之中,图三十三紫红釉碗及图三十四玫瑰紫釉盘,即属此类仿钧作品。清代雍正御窑厂仿烧钧窑作品较多,有的从造型到釉色均尽力摹仿,如仿宋钧窑三足洗,多数都只仿釉色,清宫造办处档案中有涉及仿钧内容的,如“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圆明园来帖内称,闰七月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菊瓣式宜兴壶一件,奉旨交给年希尧照此款式做钧窑,将霁红、霁青釉色烧造,钦此”。“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奉旨照着宜兴钵样式另寻宜兴钵一件交与烧瓷器处,将钧窑、官窑、霁红、霁青钵多烧些送来,其钧窑的要紧,钦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锡送来钧釉磁钵十一件”。雍正七年仿钧菊瓣式壶今天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并得知这件壶的制作过程。雍正时期窑变花釉传世品较多,窑变花釉是在仿钧过程中出现的,由于在窑里变幻莫测,很难烧出纹理色泽相同的作品。火焰青和火焰红釉比较少见,是泛指窑变花釉中纹理有如火焰形状的专门称谓。《南窑笔记》对仿钧釉作了很好的说明:“今所造法,用白釉为底,外加釉里红元子少许,罩以玻璃红宝石晶料为釉涂于胎外,入火籍其流淌,颜色变幻听其自然,而非有意预定为其色也。其覆火数次成者,其色愈佳,较之古窑,何多让焉”。此外,雍正时另有炉钧釉一种,先在窑炉中高温烧胎,然后施釉,再在烘彩的小炉中低温二次烧成,故称炉钧釉。

钧窑由于有瑰丽的色调,釉在窑中变化万千,具有自然美,不仅元明清三朝着力摹仿,今天仍为各地瓷窑所继承和仿烧,并不断有所创新,使钧窑这枝绚丽的花朵重放异彩。

注释:

①明天顺三年本,二十六卷“土产”。

②明嘉靖三十二年抄本,卷一“窑冶”。

③关松房:《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④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

⑤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6期。

⑥俞伟超:《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4期。

⑦安金槐:《河南泌阳板桥古墓葬及古井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4期。

⑧李辉柄、李知宴:《河南鲁山段店窑》,《文物》1980年5期。

⑨赵青云:《钧窑的起源、兴衰与复苏》,《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

⑩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

⑪⑫冯先铭:《新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1965年9期。

⑬陈万里、冯先铭:《故宫博物院十年来对古窑址的调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2期。

⑭杨宝顺:《汤阴县鹤壁古瓷窑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65年7期。

⑮赵青云:《河南省鹤壁集瓷窑址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8期。

⑮赵青云、王典章：《河南省新安县古瓷窑遗址调查》，《文物》1974年12期。

⑰冯先铭：《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⑱明·说郭本续二十四卷四至五页。

⑲《丛书集成》卷二，十六页。

⑳光绪本卷七，十一页。

㉑区家发：《广东阳江石湾村发现古代窑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

㉒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佛山专区的几处古窑址调查》，《文物》1959年12期；陈志亮：《广东石湾古窑址调查》，《考古》1978年3期。

钧窑与汝窑

叶 喆 民

钧窑和汝窑是河南省许多古窑中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的著名窑场，一向被列入所谓“五大名窑”，深受人们的喜爱和重视。一九六四年我曾对此两处窑址作过初步调查^①，后来在一九八三——一九八五年内又曾作过两次考察，看到一些最近出土的器物 and 残片，在认识上颇有新的收获。一九八六年秋应日本三上次男教授之邀，曾在京都同志社大学讲演本题，略加修订适值付梓之际。现重新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钧、汝二窑在烧制品方面的异同及工艺上的特长

历来在中国文物界有所谓“钧汝不分”的说法，主要是指天青、天蓝和带红斑釉的某些传世之物。而禹县、临汝两地窑址内也确实都有此种类似的残片大量存在。特别是两县毗邻接壤，如临汝大峪店附近的东沟、陈家庄、黄窑、大碗窑等许多窑址，以及有名的严和店窑址内都有所发现。其中因大峪乡东沟距离禹县神垕镇较近，故此两处所出宋代天青釉最为相似。不仅釉质莹润如玉、光泽内含，而且胎质缜密细腻，有深灰、浅灰二色。严和店所出带有红斑的元代残片，釉调偏绿，红色鲜艳，但釉光失透而胎质粗松呈黄土色。禹县钧台所出者釉调偏蓝，红中闪紫褐，较为光艳而釉中多有气泡或细小开片。

在烧制方法上临汝所出的宋代天青釉器物无论盘、碗多是“裹足支烧”^②，这种作法在禹县神垕镇刘家门一带窑址所出天青釉精品内还偶然见到，但一般多是在底足内外挂满釉而圈足露胎呈芝麻酱色（褐黄）。有的底心部也如此，如钧台窑址所出带数码字者。临汝所出亦有此作法，但圈足很少出现麻酱色。至於元代各窑制品如盘、碗之类外面多挂半釉，底足露胎，作法均较粗率，几乎成为时代特征。然而并非毫无例外。如元大都遗址出土的两件元钧釉双耳大瓶，通体满釉而且有兽面贴花装饰，制作非常精工。又如河北省博物馆所藏的元钧釉大盆（直径约50公分），红斑鲜艳，釉调青中闪绿，而且是用“裹足支烧”而成，今日看来，前者近似禹县制品而后者则近似临汝制品。

在禹县与临汝县中间有一郟县。二十二年前我们从临汝县走到禹县考察时，无意中经过那里，在黄道窑址发现了出唐代花瓷的地方。黄道又称“神前”，与神垕镇仅有一山之隔，距离很近，宋代时也出产天青釉瓷器。郟县城西北方15公里的谒主沟（别名野猪沟）在宋、金

窑址所出天青釉的制作水平亦不次于前两地制品,因手中已无残片,还有待作进一步的调查和对比研究。其它如河北、河南、山西、内蒙等许多窑址所出元代钧釉残片虽各具特色,但若不留心观察也往往混淆不清,给鉴定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正是由于它们在地理和地质条件乃至时代风尚方面都相近似,所以才留给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上的很多问题,不能轻下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处窑址内同时还烧制类似磁州窑型和耀州窑型的产品。例如在禹县扒村窑外,刘家门、大白峪和钧台等一些以钧釉为主的窑址内,都发现有不少白地绘黑花残片或印花青瓷残片。在禹县文化馆内曾看到一件白地黑花鹭莲纹香筒残片,画意生动之致,不下于磁州窑的水平。另有一绞胎瓷球和残片,这种作品过去只知在北方的河南巩县、修武、宝丰、新安,山西榆次和山东淄博以及南方的浙江越窑等窑址有所发现,不料竟在钧台窑址内也有如此的制品。又如临汝严和店窑址内不但以刻、印花青瓷为主流,并且也有天青釉和白地绘黑花的制品。在临汝县文化馆藏品中曾见过当地出土的两个瓷枕,一为白地线描黑花卉纹,一为书写诗文,全文是:“秦筑长城北截中,蕃戎不敢过临洮。焉知万里连云色,不及尧阶三尺高”。一变凡事忍让,看破红尘或吟风弄月,不谈国事的遁世消极的文风,而代之以借古喻今、讽谏时政的诗意,连同其边饰和主题花纹的画法,都于磁州窑的作风迥然不同。这些都为我们全面研究钧、汝两窑的历史产品和工艺水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钧、汝二窑产品之所以精美绝伦,除了原料、技术的优越条件外,还同烧成的窑炉结构分不开。而这一关键所在正是俗语所谓“一火、二土、三细工”的重要环节。

钧台窑址经过发掘共清理出十一座窑炉,其中较完整的有两座。一座是烧钧瓷窑基,座南向北,为东西长方形(2×4m),结构分窑道、窑门、燃烧室(火膛)、窑室、烟囱,共有两个并列的燃烧室在窑室北侧,形式独特为北方所仅见。窑室后壁中间与两端置有三个小口烟道呈Ω形,为扇面形的烟囱直通窑顶。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W·D·Kingery教授的意见,认为此种窑型结构对于钧瓷的窑变现象有极大作用。宋代那种刻有数码的御用钧窑精品残片即是在此窑址内发现的。

另一烧制汝瓷窑炉为方形,也是座南向北,窑室后设有三条烟囱,仅用一个燃烧室而且低于窑室,利用就地下挖,而后向上券顶的方法,呈馒头窑型。这种窑只在窑口和烟囱口部发现少量用砖砌成,其余部位主要是用土筑成,方法简便易行,也是钧台窑炉的建筑特征。但大体上则同临汝窑乃至耀州窑的形成结构基本相似。

临汝严和店窑址内也清理出两座窑炉,其主要特点是两个燃烧室,集中火力于一窑室,用以克服火力不足的特点。这种作法同钧窑的窑炉结构都可称是宋代烧制工艺上的一大改造,值得重视。就在此种窑炉内烧成的钧窑、汝窑青磁,据测试其温度可达1240~1270℃左右。

二.关于“唐钧”、“官汝”之说和汝窑窑址之谜

所谓“唐钧”是由于近几年来禹县小北峪窑和长庄窑址中有唐代花釉瓷片出现而得名。按照我国考古界一些人的说法,认为它就是钧窑的前身。若从外观上看,它似乎是对后来的天青紫红斑釉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然而无论在釉料成分和烧制工艺上都是大相径庭的。前者是用含铁、钛成分的色釉人为点釉在氧化气氛中烧制而成;后者则是釉内含有铁、铜两种成分在还原气氛中自然形成。如此不同成分和工艺得出的两种效果,而用一个笼统的“钧”字命名,恐怕容易使钧窑的概念混淆不清。当然,如果勉强狭义的称作唐代钧窑的历史产物也未尝不可,然而当时却无“钧州”之名,更不曾见于文献,未免令人费解。相反地文献中却

有“鲁山花瓷”^④之称，而且其附近各县，如郟县、鲁山等地均有唐代花釉瓷片发现，当时都属于“汝州”之地，岂能因此而又改称“唐汝”？显然这些名称都是不够妥当的。

另一“官汝”或“汝官”的名称近来在某些考古和科技论文中也时有所闻。大概是因为传世的汝窑青瓷在临汝窑址内始终未能找见，为了区别刻、印花的“临汝青瓷”而特意编造出来的。这种叫法开始在一些从事古陶瓷化验工作者中间颇为流行，影响所及甚至连主张“汝窑即是北宋官窑”的说法似乎也包括在内了。我认为这一名称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顾名思义，好象是指一种特为官府烧造的皇家“御器”而言。如此说来则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钧窑等先后都曾一度为宫廷烧造瓷器，岂不也需要另立“官定”、“官耀”或“官磁”“官钧”之名么？假使在中国对于各种窑名标新立异、层出不穷，则将会波及国外许多人的研究工作而莫知所适。其不良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至于所谓“汝窑即是北宋官窑”的说法，我想即使一时还未能寻见它们的窑址，甚至像汴京窑址早因多次黄河泛滥而深埋在地面八米以下，很少可能再发现设在宫中的北宋官窑，但是有关它和汝窑的历史文献以及传世文物俱在，有目共睹其特征显然不同，无需在此赘言。而更值得认真探讨的恐怕还是汝窑窑址问题。

由于多年来具有汝窑特征的窑址出土残片迄无所获，故一向存在着“临汝是否汝窑所在？”的疑团至今犹未能解开。我个人对这一历史问题尚在继续研究之中，虽无成见和定论，但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始终在鼓舞和鞭策着自己。并且愿在此提出两点线索供各位进行探讨时作为参考：

第一，一九七七年我与冯先铭先生再次同去河南考察窑址时，曾在宝丰青龙寺（别名清凉寺）窑址附近拾到一片宋代天青釉残片，细看其胎釉，与传世的汝窑在胎质、釉色及片纹方面都非常相似。后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演仪先生化验结果，与周仁先生在二十年前化验故宫所藏汝窑盘的成分基本一致^⑤。

宋 汝 窑 胎 的 化 学 组 成											
品 名	SiO ₂	Al ₂ O ₃	CaO	MgO	K ₂ O	Na ₂ O	Fe ₂ O ₃	FeO	TiO ₂	P ₂ O ₅	数据来源
故 宫 汝窑盘	65.00	28.08	1.35	0.56	1.37	0.15	1.96	0.71	1.38		①
宝 丰 天青瓷片	65.30	27.71	0.56	0.42	1.86	0.17	2.20	0.32	1.24	0.1	②
宋 汝 窑 釉 的 化 学 组 成											
故 宫 汝窑盘	58.27	15.39	14.19	2.26	4.50	0.84	0.65	1.21	0.37	0.72	①
宝 丰 天青瓷片	58.80	17.02	15.16	1.71	3.24	0.60	2.11		0.21	0.58	②

注：①见周仁《中国古陶瓷研究论文集》p122—125。

②见郭演仪化验“宝丰天青瓷片”结果。

此外，清道光刊本《直隶汝州全志》“河南汝州直隶州历代统属考”记载：“汝州，太宗初改郡为州。……临汝郡，天宝初年改为郡，领七县。汝州，乾元初年改为州。”当时梁县、襄城、叶县、龙兴（宋改为宝丰）、郏县、临汝俱包括在内。五代、宋、金时期仍称汝州。宋时领县五：梁县、叶县、襄城、宝丰、鲁山。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唐代时汝州包括宝丰、临汝都在内；二是宋代时汝州只见宝丰、鲁山而未见临汝在内。既然宝丰在唐、宋两代皆属汝州，而“汝窑”又是以“命汝州烧造青窑器”^⑥而得名。况且宋人周辉《清波杂志》曾提到“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结合《宝丰县志》（乾隆年间刊本）有“汝州青岭镇产玛瑙”的记载看来，则在宝丰所得的天青釉残片未必不是寻觅汝窑窑址的一条重要线索。另在《宝丰县志》“青岭镇（今名大营镇）条”中记载说《宋史》“食货志”“提辖京西坑冶，此当政和初。因青岭镇界盛产玛瑙，宝货兴发，蒙朝廷赐名兴宝镇。宣和二年以县有冶铸场故曰宝丰。”当去那里调查窑址时，据本地人讲，过去的煤矿坑很多积水成潭，而今尚有“娘娘山煤矿”、“东方红煤矿”等在开采中。其附近出产石英含硅（ SiO_2 ）量达90%以上，并有玛瑙。可以说燃料、原料俱备。联系河沟两岸瓷片堆积高约一丈而断断续续地长达半里之遥，其壮观除河北曲阳的定窑外，为河南窑址所罕见。统计当日所得残片已有十五种之多，足以想象当年烧瓷盛况。因此至今仍在民间流传有“青龙寺到段店（鲁山窑），一天进万贯”的谚语，可见一斑。回顾半个世纪以前先父叶麟趾教授发现定窑时，判断窑址不在定县而在曲阳的思考方法^⑦，我觉得也不妨将思路放开。因为历史沿革、地理区划多有变迁，既要相信古人的多数笔记，也要尊重眼前的客观事实。对于如此规模宏大、技艺精湛的唐、宋名窑尤胜过临汝严和店一筹，这在我的老师陈万里先生《汝窑的我见》^⑧一文内也颇有同感。为了考证它与汝窑的关系，今后还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勘察和探讨。而不能仅仅看作是“受磁州窑和耀州窑的影响。”

第二，一九八三年我赴临汝参加“汝窑天青釉鉴定会”时，曾在临汝文化馆藏品中见到几件大、中型青瓷盘、碗，都具有“裹足支烧”的汝窑特征。联想起一九六四年初次调查临汝窑时，曾在大峪店附近的东沟宋代窑址内寻见过一些光素无纹的青瓷片，酷似汝窑釉质但釉色灰暗而无所谓“梨皮”、“蟹爪”的片纹。其中有的用十倍的显微镜观察还具有气泡稀疏的典型汝窑特征。这种现象在宝丰青龙寺窑址所得的青瓷片中也曾看到过。我们习惯称之为“寥若晨星”，而同官窑、哥窑釉中气泡密集所谓“密似攒珠”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两地毗邻接壤，其矿脉相连，技艺相通自在意中。结合上述的一些蛛丝马迹，或者仍有可能在这里和宝丰一带交界地方发现汝窑典型之物。正如今日邢窑窑址之在临城、内丘两地均有发现的情况一般。

总之，根据过去调查其它各窑的经验，对于汝窑的客观存在和有关历史文献，我是不肯轻易否定的。相信在中外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终有得到解决的一天。

最后我想再就汝窑与越窑以及耀州窑的相互关系问题，简单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三、汝窑与越窑、耀州窑的关系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所写的《奉使高丽图经》内曾提到“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抵相类”一段话，有的书中据以反问“旧窑器又是什么？”或者认为“旧窑器即是耀州青瓷^⑨”。其实，“新”的对立面是“旧”也是“古”。原文内也早已指明即是号称“秘色”的越窑。不仅由天青釉色来看汝窑、越窑同高丽青磁十分相近，而且从越窑的烧制工艺即所谓“裹足支烧”的方法来看，也是同汝窑的特征一脉相传的^⑩。至于这两处名窑先